Vol.4 No.2 2024 Philosophy & Ideology Research
https://doi.org/10.37420/j.pir.2024.015

女性、劳动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刘 卓
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电子邮箱：2864807241@qq.com

摘要：当代女性主义流派可以被整合为三类，第一类，缺乏解放理论的激进女性主义；第二类，具备解放理论但存在偏见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第三类，既具有解放理论，又具有女性视角，且能较为全面地分析女性受压制现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特点是相较于前两者而言，这就决定了它所包含观点的针对性和重构性。就其针对性而言，它主张用辩证法的思维分析社会结构，而不仅仅是在各大要素作孤立分析。就此，它辨析了家庭与市场、生产与再生产、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就重构性而言，它提出了家务劳动的概念并重塑了再生产的内涵，揭示出女性受压制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即在性统治领域，男性对女性家务劳动的占有以及在阶级统治领域，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占有。

关键词：女性；劳动：再生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Women, Labor, and Marxist Feminism

Zhuo Liu*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2864807241@qq.com**

Abstract
Contemporary feminist current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consists of radical feminism lacking liberation theory; the second category encompasses socialist feminism with liberation theory but biases; the third category, Marxist feminism, possesses both liberation theory and a female perspective, capable of analyzing the suppression of women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mann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feminism determine the specificity and reconstructive nature of the viewpoints it contains compared to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it advocates for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s, rather than isolated analyses of major elements. In doing so, it distinguish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market,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In terms of reconstructive nature,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omestic labor and reshapes the meaning of reproduction, revealing the material basis of the ideological oppression of women. This includes male ownership of female domestic labor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in the realm of sexual domination and male ownership of female reproductive labor in the realm of class domination.

Keywords
Women; Labor; Reproduction; Marxism; Feminism

一、引言：何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大机器的一声轰鸣，震动的不只是农场地主的暮古昏辰，还有田园牧歌式的家庭生活。工厂主地夺门而入，掠走了男人的劳动，却唯独忘记了女性与孩子的。真是这样吗？自 16 世纪以来，几乎每处煤矿区都会躺下一两具幼小而脆弱的躯体。人们受到了震惊，资本的贪婪与人性的节制，迫使政府在多方妥协中，出台了多部劳工法案与限制工时的政策。于是女性与幼童劳动力的成本被“抬高”了。这几乎是追求资本最大化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紧接着女性与孩童被自动地排除在工厂之外，仅被局限在荡然空空的家庭里。女性缺少了经济来源，只能紧跟在作为家庭支柱的男性身后，紧紧地抱着孩子，不停地忙着“毫无价值”的家务事。就像一个民事奴隶、一个生殖机器、一个被压迫的阶级。

于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个游荡在家庭之中的“幽灵”诞生了。它倡导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它会是激进的精神分析理论吗？不，弗洛伊德的性压制只是揭示了家庭的性统治现状，但是它将受压迫者意图在压迫中寻求解放的歇斯底里的行为视为“病态”，需要用分析的“治疗”方法让她们重新适应压抑的环境。于是，在根本上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方法论基础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是解放的理论，所以它不能用来解放思想。唯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才具有彻底的解放性质。它在揭示压迫事实的同时，主张打破现有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让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开始”，恩格斯对女性劳动的一种二元颠覆与重构正是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放特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同时还倡导解放的理论需要解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适合女性需求吗？不，“家庭在阶级分析的外部”，自从女性被自动地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具有生产属性的无产阶级几乎是将女性所遗忘了。切分商品化生产与非商品化生产，一种基于市场导向的经济观念，营造出交换价值覆盖一切有价值领域的错觉。而女性的家务劳动及再生产被马克思视为“依靠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自然倾向的人类行为，不仅没有将解放的理论深入到更待解放的领域，反而成为了现有压制结构的帮凶，进一步贬低女性劳动的价值。于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从一种女性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重读与再利用的女性主义思潮。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辩证法

（一）“市场”与“家庭”的辩证关系

纵使家庭是潜藏在于阶级分析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是一个和谐之地。自从市场基于一种“经济理性”将家庭孤立在交易之外，家庭就仅作为隔绝在外部的“大自然”不断向内部的市场输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入劳动力，同时接受被淘汰的年老劳动力的“应许之地”。犹如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剥夺，市场对家庭的剥削也是愈演愈烈。而作为公私二分的性别表现，男女的不平等性就突显出来，加之女性特有的生育气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双重压迫，让女性不仅变成的家庭里的“无产阶级”，更是变成了没有资格受资本剥削的劳动力。正如近代的理性人标准，常将男人视为“人”，而孩子视为“人”之前、老人视为“人”之后，而女人则被视为“人”之外。但是，就算女性能够进入市场，也并不意味着现状的彻底改变。从理论来看，身居市场核心的内部是几乎与“性”无关的，“性”显明几乎为市场外部所独占。但是“市场潜伏在与‘性’有关的市场‘外部’即组成家庭的原理中”，市场似乎要借助“性”这一变量来榨取劳动者的每一份利益，而现实中的男女同工不同酬就是这一隐藏压迫机制的最好诠释。由此，我们看到了基于性别统治的父权制和基于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的双层结构。这两者是何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是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依存。就此，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进行比较（详见表 1）。

首先，就社会关系而言。用生产关系的类型来判断，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的代表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作为家庭代表的父权制，则是一种再生产关系。这两者都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结构。同时两者相互对立的结构，又使得一种“生产至上”的观点将女性的再生产视为“毫无价值”，这无形间就形成了一种跨越层次的剥削关系，并在性别的生动偏见中将其内化。

其次，就社会领域而言。由生产价值所决定的公私之分，必然导致两者走向既对立又同一，即始终要维持剥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接着，就统治形态而言。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性”作为“阶级”的生理象征，两者殊途同归。再次，就历史形态而言，前者是市场演化史的表现，而后者并非前市场的家庭生产结合体，而是作为迎合市场需求的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小家庭。再接着，就统筹原理而言。二者都是压制的原理，市场的经济理性几乎是将一切违背资本繁殖的现象视为非常态的萧条景象。而俄狄浦斯情结的性压制，则更是将缺失屈从特性的女性视为“病人”，急需救治。最后，就社会分析理论而言。这对应着上述不具解放理论特质的适应性原则与不具解放思想特质的调适性原则。

表 1

	父权制	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	再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社会领域	私人	公共
统治形态	性统治	阶级统治
历史形态	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小家庭	市场
统筹原则	俄狄浦斯情结	市场原理
社会理论	调适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

（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

通过对上述六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有其相似的内在压制结构。但这是否意味着二者是“一体双生”呢，就此存在着单体论和双体论的争论。单体论认为父权制是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性别具体化，它是以一种男性（资本家 / 工厂主）对女性（无产者 / 工人）压制，以及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女性（无产者 / 工人）对男性（资本家 / 工厂主）屈从，这样一种单向度、静态的性统治构造来表现的。于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清算，既能解放受压制的无产者，同时也能促进两性平等，即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而双体论则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两种独特的压制机制。在资本主义尚未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男权至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了。无论是作为“男性之肋”的第二性，还是作为非理性的感性尤物，在象征、语言、文化、政治等各种社会领域中，皆普遍存在这种性别歧视。只是到了资本时代，这种性统治的形式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而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父权制形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隐藏着父权制的痕迹。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间所出现的相似社会性别交往模式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深植于不同社会之中的历史共同性。故对父权制的分析，不能仅仅是将阶级的概念简单地置换到女性头上，然后在用阶级解放的那套方法对所有不平等的社会机制进行化约性地分析，从而提供一个“一篮子的综合问题解决方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单体论在分析两种压制机制时所面临的多种困难。其一，单体论无法解释“性”这一变量。首先，它无法解释为何再生产劳动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为何资本主义仅将再生产劳动贬低化，同时又将它分配给女性。注意，在此指称的再生产并非只是单纯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它还包括对幼年劳动力的抚养与照料。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女性全面回归生产领域，作为“全职再生产劳动者”的家庭主妇们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似乎有违过往的分工准则，可是这仅仅是一种资本模式的调整吗，女性是否会因为进入生产领域而大大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呢？面对这些问题，单体论无法回答，甚至往往将其忽视。其二，就算单体论要对此进行一番解释，但是用阶级掩饰性的差异性，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悖论，即在家庭内部对女性家务劳动的无偿剥夺是性统治的物质基础，而脱离家庭的女性在市场领域遭受的劳动剥削不是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是因为有产者的束缚。但是男女两性的不同待遇又该如何解释呢，同样作为受剥削一方，为何两性的受剥削方式不一样。男性仅面临外在的单一剥削，而女性却要面临来自内外的双重剥削。阶级观点越是想引入一种中性的对待，就越是制造出更多的两性差异。因此，性别本身就具有一种阶级概念所无法涵盖的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忽视的。其三，对公私领域的二分而言。究竟资本主义是想通过固化私人领域来巩固公共领域，还是想通过不断地解构私人领域，来不断地扩大公共领域的范围呢，这是一对矛盾。从最初在大家族中，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以满足大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极度渴求，到回归小家庭，让男性劳动者更易遭受外部剥削，让女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原料，再到女性面对的“要工作还是要家庭，或者两者兼具”抉择，资本似乎不断在公私领域间进行着协调式的转换。如果仅就阶级的问题来回答这一现象是无所适从的。同时还会陷入到一种为维持现状的非历史讨论中。此外，倡导双体论，能让我们拓展对两种压制机制的分析视野。结合阶级与性别两个变量，我们能在家庭与市场的双层领域中透析出四种具体的压制模式（详见表 2），它们分别是（1）市场中的阶级关系，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核心领域。（2）市场中的父权关系，这是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一种重要补充。（3）家庭中的阶级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所忽视的领域。（4）家庭中的父权关系，这是所有社会都可能面对的压制模式，而马克思主义者仅将其视为“自然本能”而自动使其合理化了，但是这个领域正是女性主义者所集中关注的重点。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表 2

	资本主义	父权制
市场	（1）	（2）
家庭	（3）	（4）

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看待二者是一种双体论的视角，它囊括了上述四种情形，为认识女性的劳动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全面理论。

（三）对立与整合

无论是市场与家庭的界分，还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二元，无形之中都是在强调两者的分离，而漠视两者的互动。从突破私领域，转向公领域的全面迈进，到阶级立场整合下的资本与性别的双重剥削，都是在加剧两性间的隔阂。我们可以说在家庭中是存在男人的，尽管他常常是一副“主人的面孔”，但是面对家庭外的阶级剥削，两者又都会是那个受压迫的群体。这种共同的境遇能够给两性创造沟通的空间。不过，一旦我们忽视了这种相同的境遇就会形成所有的男性都是资本家，而所有的女性都是无产者的片面印象。竟而在加深阶级矛盾同时，进一步割裂两性关系。从而最终走向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同性社会”。显然，这根本就不是辩证法的分析态度。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强调矛盾对立的同时，也会突出矛盾的同一。从两性的同一处出发，我们能更清晰地揭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内在矛盾性。在一个唯资本至上的社会中，是几乎不需要通过性别区分来进行身份确认的。谁掌握了资本，谁就理所应当地踩在无产者的背上成为万人敬仰的资本家。看似中立的立场却时常在现实中靠维持一种两性分化的内在压迫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每当资本愈膨胀，两性间的区别对待就愈明显。而两性区别对待愈明显，资本与新生产方式的调适就愈发困难。因为它在无形中排除掉了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智慧与能力。这点在当下的社会问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以往专属于男性的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但是性歧视的对待，又让学术抄袭、职场性骚扰揭示出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思想自由与人人平等的虚伪面容。因此，从根本上为资本主义专属的父权制是一个伪命题，它是新生产方式与封建社会机制的一种妥协，是“附着于传统社会的‘外部’且逐渐膨胀的资本主义体制，对于如何应对市场外部的因素所表现出的无所适从。”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新概念

（一）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的概念提出是相对于何种劳动而言，是“非家务劳动”吗，不，它相对的是一种有偿劳动。在相对构造下，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即第一，家务劳动是一种劳动。第二，家务劳动是有价值的。针对第一个观点，家务劳动之家务因其被隔绝在市场之外，而深居家庭之中，常被视为一种未被市场所看到的劳动形式。因此，家务劳动在很长时间里不被认为是一种劳动。同时，相较于过往的生产集合体式的大家庭，一夫一妻式的小家庭模式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使得家庭中的男性负责劳动而女性则负责照顾男性以维护男性的劳动能力。于是男性对劳动的独占开始异化女性的劳动，并对其进行一种绝然的占有。这对女性而言是一种主体客体化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的表现。针对第二个观点，家务劳动之价值因其未获得市场的承认而被消减。未得到市场的承认即意味着家务劳动的非商品化倾向。[9]28 而劳动的商品性质是判断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一个不能产生商品的劳动注定是没有价值的。于是，男性取得了无偿占有女性劳动的合理依据，对女性而言同样是一种异化，它意味着女性价值的贬低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制度之下，是否为劳动的判断被简化为一个领域的判断，即公共领域的劳动才是劳动，非公共领域的劳动不是劳动。是否为有价值的劳动的判断被简化为一种商品属性的判断，即能生产商品的劳动才是有价值的劳动，而不能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劳动。根据这两种标准，女性的家务劳动被沦为一种毫无价值的非劳动属性行为。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家务劳动的概念正是为纠正对女性劳动异化的认知。同时，在具体分析女性家务劳动的属性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又存在分歧。主要分为两种观点：

1. 家务劳动是一种无价值的劳动

该观点，首先承认了家务劳动的劳动属性，它对于资本主义将劳动的判断简单地以领域来划分进行了一种驳斥。第一，这种判断标准是矛盾的。因为资本对价值的追求源自与对劳动的占有，劳动创造价值。第二，对有价值的确认是确立劳动属性的标准。但是资本从私领域源源不断地掠夺原材料，本是一种获得价值的行为。可是公私领域的二分，使得在私领域所从事的生产原材料的劳动活动既作为一种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形式存在，又作为一种能创造价值的非劳动形式存在。这就使得劳动与价值的关联存在着矛盾。资本一方面是不会从无价值中凭空获得价值。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领域区别而不去占有私领域的劳动。第二，公私领域的界线是很难区分的。如果只是简单用家庭来概括私领域，那就是完全无视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纵观历史，工业化生产是从小规模的工坊生产开始。作为初始形态的工坊又常以家庭为依托。而所谓继承下的产业集团，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血缘属性。因此，在此标准下，家庭之外的公领域判断，除了取决于家门是否敞开外，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判断依据。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公私领域在历史上的多次调整。自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的二元划分以来，到现如今对“工作与家庭的两相兼顾”，横亘在公与私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它便成了一个历史性的界定。一旦公共领域需要私领域更多的付出时（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家对妇女的征召，使得大量的妇女进入工厂和政府机关，在公共领域开展工作）两者的界线就会被这种需求逐步蚕食。一旦公共领域需要更好地突显自身的特性时（理性、真实和自由的场域）就会急于摆脱与私领域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如启蒙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力调动个人走出家门，多多关注政治社会问题）。于是，想要清楚地辨明公私间的界线，在没有对现实的公私需求给予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辨识前是几乎无法查明的。其次，这种观点否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不仅是基于家务劳动的非市场性与非商品性，还基于马克思对劳动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分。“关于其‘历史性—资本主义式的定义’则是‘对资本而言是生产性的’，即产生‘剩余价值’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交换价值’的劳动。”因此，家务劳动作为不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形式，其所产生的只是使用价值，遂被视为无价值的劳动。如何看待这种认知，至少它在解释农民将自家生产的视为自身所需，但又讲有所剩余的蔬菜就地出售的现象时，是无法完整地看待整个劳动活动的，即对用于出售的这部分蔬菜背后付出的劳动给予有价值的评价，而对供自身使用的这部分蔬菜背后付出的劳动给予无价值的评价。这样的分化的判断是很难让人看清农民生产活动的价值属性。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2. 家务劳动是一种有价值的劳动

该观点在承继前述关于家务劳动是劳动的基础上，对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进行了更深入地探讨。为更好地厘清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内涵，道菲引入了一个“家庭内劳动”劳动的概念。何为“家庭内劳动”呢，即在住宅内部进行的无偿劳动，而家务劳动相较之而言是在家庭内劳动中的某些特定劳动。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劳动的使用价值取向，即它们皆是为了供自家使用。两者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局限为农业劳动，而后者属非农业性，且普遍为女性所从事。这就排除了地域的限制，并将城市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标准运用到农村的语境中，从而这种劳动判断的差异（城市中的家务劳动因为存在一定的市场化而被赋予交换价值的属性，而这种现象在农村是不存在的）将“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的问题，转变成“家务劳动为何是无价值的”的问题上，而道菲也给予了一种解释：“有生产者直接消费的非市场的生产物，要按照生产来计算。不经过市场媒介（即不供交换）不足以解释家庭内劳动地位的原因。……所以家务劳动与以‘家庭内自家消费’的名义所计算的其他生产相同，都应当被看作是生产。供给自家消费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而直至最终消费的所有行为要么均是生产，要么均不是生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是否被市场“看到”并“捕捉到”是判断劳动价值的关键因素．家务劳动之所以被视为“无偿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未被市场化。游离于市场之外，被视为“自然之物”。同时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加持下，家务劳动更是被命名为“以爱之名的劳动”。双重地锁定在否定家务劳动无价值的同时，为男性无偿占有女性的家务劳动大开方便之门。后期的女性运动也注意到来这一点，并提出了为女性的家务劳动付费的主张，不过这种诉求遭到了强烈地抵制，最终屈从于现实。由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的观点形成了如下共识：（1）家务劳动是劳动；（2）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

（二）再生产

“再生产”的提法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原创，但是其对再生产内涵的理解不同过往。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揭示，既是在事实中发现的，也是在观念中重塑的。一方面，女性作为生产者从事各种劳动活动的同时，再生产者的身份也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伊里奇的“影子工作”论从家庭主妇的各种影子工作的经验中抽拔出一直为我们所忽视的养育孩子这项再生产劳动。那究竟为何这种再生产活动会被忽视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对再生产的理解是与生产的概念紧密联系的。而生产所指向的是商品的生产。相对而言，女性的再生产活动不能生产出商品，故在生产至上观念地引导下女性的再生产价值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作为两者兼具的女性（既是生产者，又是再生产者）为何没有因为其生产者的身份而被正确对待呢？究其缘由在于女性在生产与再生产间地难以抉择。“要工作还是要家庭”往往会让不少女性陷入两难的境地。两者的都想获得使得女性在生产领域并未视为完全的生产者，而在再生产领域又被压制，从而无法获得公平的等价对待。最终，女性沦落为“二流生产者”，不仅同工不同酬，还面临着被驱逐出生产领域的危险。需要说明的是，不可兼得的现状不是基于女性的生理事实，而是对再生产劳动的不合理分配。可能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再生产作为劳动力的“再创造”只能由女性来完成，男性是无法生育。但是几乎从一开始，我们对于再生产的认识，就不仅仅局限于生育活动，它还包括了整个生产机制的自我再生产。这是一种广义的再生产概念。它将劳动力的抚养、教育、保障等活动都纳入其中（正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如米切尔将女性的劳动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即经济生产、生育、性与儿童的社会化）。而在生产与再生产劳动的分配中，女性被迫独占了整个再生产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与再生产是矛盾的。认为两者是矛盾的观点存在三个方面的谬误：

首先，矛盾认识的前提在于整个社会尽全力生产也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这个前提是明显不成立的。因为超越封建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早就在维持社会生存与发展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并且，即使是在过往的生产活动中，分工不明确使得女性能在与家庭中的男性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兼顾。其次，如果再生产活动是均等地在两性间进行分配或由男性独占，那么生产与再生产间将不会存在矛盾。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将女性的生育属性完全地赋值在再生产之上。这种狭义的一概而论，不是基于事实的否定，而是一种观念的区别对待。最后，在再生产比生产活动更为重要的社会中，为女性所独有的再生产活动只会使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这就直接揭示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为了压制女性而强行将一种意识形态植入到生产活动中。

从家务劳动和再生产概念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二元分离与人的异化，还诠释了父权制存在的物质基础，即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而占有在对家务劳动的占有无偿与对女性再生产的无偿占有两种形态中，愈发突显出女性不平等的遭遇。

四、结语

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观点的介绍是相对于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而言的。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对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地引入，并同一种适应而非改变的女性压制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划清界限。就后者而言，是对解放理论进行女性主义的整合，以适应性这一特殊而独特的变量。既是如此，我们也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能给予我们一个全面的视角，毕竟它的视野是局限在女性与劳动之间的。而作为与女性相联系的其他领域则未被其所揭示。建构在物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非一味地接受被动的改造，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对物质基础进行着反馈与干扰。男性在对女性劳动的占有的同时，男性自身的劳动也发生着性质上的改变而被异化为一种无意义的劳动。最终整个社会的生产将在性别二分的结构中不断内卷化，而只是为占有而占有。这种男性劳动的异化现象，亦或是整个社会生产的静止化（所谓整个社会生产的静止化表现为：社会为个人提供的奋斗目标的高度单一、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及社会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未曾论述。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将决定着女性主义理论的未来走向。或许，正如上野千鹤子教授所言：“我们并不是将‘女性的经验用男性的语言来表述’，而是当‘男性所做之事可以用女性的语言使其相对化’这种行为成为可能之时，只有这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局限之处，准确来说，处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中的女性经验，才第一次能够摆脱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语境，并找到另一种选择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 安托瓦内特福克．两性 [M]．黄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版．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4] 凯瑟琳·A. 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 [M]．曲广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5]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M]．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
[6] 戴雪红．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J]．妇女研究论丛，2001（06）：32-37.
[7] 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 [M]．孟鑫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版．
[8] 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 [M]．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版．
[9] 李洁．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 [J]．社会学研究，2021（01）：23-45.
[10] NIKOLAS ROSE. Beyond the Public/Private Division: Power and the Family[J].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987(01): 61-76.
[11] 菲利普·阿利埃斯，乔治·杜比．私人生活史 III（激情）[M]．杨家勤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
[12] LAMBERT C. Shadow Work: The Unpaid, Unseen Jobs That Fill Your Day [M]. Berkeley, CA：Counterpoint, 2015.
[13] JULIET MITCHELL, Women’s Estate[M]. Pantheon Books, 1971.
[14] 南茜·弗雷泽．女性主义宣言 [J]．蓝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07）：66-78.
[15] MEG LUXTO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anada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A]. In Kate Bezanson& Meg Luxton(eds.), Social Reproductio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Challenges Neo-liberalism.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项飙．内卷是人类历史上的例外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6EPPxJT4xNWjlLFlWlq8Nw, 2023-12-23.

© 2024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